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光明覺品」光照十千世界偈頌第四首看起：

【一切威儀中。常念佛功德。晝夜無暫斷。如是業應作。】

這是「修智上攀業」裡面第三首。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給我們提示，「無間修，不暫斷故」。經文裡面明顯的教導我們『常念佛功德』。這四首偈，第一首講信，第二首講樂，這一首講念，都是講的佛功德。佛功德遍法界虛空界，所有一切善行善法與性德相應的就叫佛功德，與性德相違背的就是妄想分別執著，就稱之為煩惱魔事；與法性相應的，這叫功德，這叫佛事。由此可知，佛事跟魔事，功德跟煩惱，是相對的，覺了就是功德、就是佛事，迷了就是煩惱、就是魔事，就在覺迷！就自己性體現相上來說，無佛亦無魔，無煩惱也無菩提；換句話說，也無功德。這都是從相對上來建立的。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了解事實真相，才能悟入究竟真實。這個真實就是性德，性德空寂！空寂後面還有兩個字，靈明。所以這空寂不是死的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它有靈，它有明，古人簡稱為空靈、寂照。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那才是究竟真實，法身菩薩所契入的境界。

這個地方第一句『一切威儀中』。一切威儀歸納不外乎四大類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我們的威德儀表，表現在外面不外乎這四大類。行是你在行動，你走路，走路有走路的樣子，這是威儀。第二站立，站有站的樣子，坐有坐的樣子，睡覺有睡覺的樣子。古時候行住坐臥四威儀是從小就養成，大概在什麼時候？三、四歲的時候就教了。這正是所謂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」，他長大了，一生一舉一動自然合規矩。這些規矩都是童蒙教學當中學習的。

前清乾隆皇帝時候，兩廣總督陳弘謀先生，很難得，在做官的時候他編了一套書，叫《五種遺規》，遺就是威儀，規是規矩，五種。第一種童蒙遺規，集古聖先賢教童蒙的這些資料蒐集起來，我們不能不學，不能不講究。現在我們出門，真的是走沒走的樣子，站沒有站的樣子，坐也不像坐的樣子，睡也沒有睡的樣子。《五種遺規》裡面是以世間的儀禮。我們佛門的威儀在《沙彌律儀》裡頭，沙彌戒，十條戒，二十四門威儀。這二十四門歸納起來也是行住坐臥，待人接物，你不學就是你不懂規矩，人家一看，你沒有學過。現在真的沒地方學了，沒有人教了，那怎麼辦？我們自己要自修，自己要知道用功去讀誦。《沙彌律儀》我們學院每個星期都在學習，有講解，有研究討論，最重要的是要落實在自己日常生活當中。威儀裡面所定的字字句句都是佛功德。出家人是以釋迦牟尼佛為標準，出家人的威儀就是釋迦牟尼佛日常生活當中四威儀記錄下來的，這就成為出家人的戒律跟威儀。由此可知，佛門裡面的戒律、威儀，世尊當年在世是完全做到了。我們學戒，要常念佛功德，常念佛的行誼，這很重要。

現在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，亂世，世間動亂到極處，中國歷史上過去沒有前例，外國歷史也沒有前例。倫理道德因著科學的進步，每一個人都以科學為標準，把古聖先賢的，都看作那是舊的東西，不適合現代的時代。雖然不適合現在的時代，李老師以前跟我們講，很感嘆的說，現在人不講禮，不學禮，也不要禮，可是怎麼樣？一個懂得禮的人，人人喜歡他，這是什麼原因？看到這個人有規矩，有模有樣，看得很舒服。由此可知，天良還沒有昧，就是說他還是有良心，看到好人一舉一動，他也肅然起敬。

早年我在台中求學，我請李老師講《禮記》，我請了五、六次他才答應。他告訴我：現在人不學禮了，你要我講這個幹什麼？《

禮記》好像只給我們講了三篇，曲禮上、下。講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，我們自己要記住，我們這堂課不是在學禮，為什麼？與禮那個水平相差太大了，現在這個社會的確不作興。那老師教，教的時候告訴我們，你們好好的學，目的在什麼？目的是將來你處事待人接物，不會叫人討厭你。我們跟李老師學禮目的就在此地，希望走到任何場合裡，人家看到我們不討厭我們。對的，這真是正確。那我們是出家身分，出家身分走到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叫人家毀謗佛法。一切人因我而毀謗佛法，我的罪過就重了，這是出家人為什麼要學《沙彌律儀》。

無論是在家、是出家，剛才我說過了，「禮」是從童蒙教起，三、四歲就開始學。那學什麼課本？《弟子規》。由此可知，《弟子規》是世出世間唯一的大根大本，你說我們要不要學？古人不講這個東西，為什麼？他從小都學過，不管你有沒有讀過書，你的老人都教過你，世世代代相傳，你的父母教過你，你的長輩教過你。我們住在鄉村，鄉村裡面這些老人跟我們非親非故，我們要是在一個場合，或者在路上遇到了，走路不像走路的樣子，站不像站的樣子，他就說：小孩，過來過來，他就教你。我們做小孩的人，不管這是生人或不認識的人，人家教給我，我們都接受，都規規矩矩站在那聽。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淳樸善良，你看看現在，時間並不算太長，半個世紀，我十歲離開家鄉，將近六十年，一甲子，六十年社會風氣變成這個樣子，當時那些大人作夢都想不到，怎麼不叫人感慨！

今天我們要學佛，我們要成就，所以我非常非常重視《弟子規》，因為《弟子規》做不到，《沙彌律儀》也是假的，念念而已。念這十條戒、二十四門威儀，做不到，不能落實。陳弘謀先生的《五種遺規》，那當然更不能落實。真的這些東西，要想國家強大，

社會安定和平，每個人都像個人樣子，這些課程比什麼都重要！

我在印度尼西亞去了兩趟，我就很有意思來推動這個倫理教學，伊斯蘭的倫理跟我們儒佛很接近。第二次到印尼正好遇到他們大選，所以我只訪問印度尼西亞的五個宗教，跟國家領導人就少見面了，他們忙這件事情。等到他們大選選定了，社會安定下來，再有機會去訪問，我還是繼續想勸導，希望印尼這個國家首先做、首先提倡，給全世界做一個最好的榜樣。第一次訪問的時候，我曾經跟副總統，跟他們國會的議長、人協的主席、宗教的領袖們，我都談過，都歡喜，都能接受。這是全民教育，全民教育課怎麼上？每一天用電視，國家的電視台，每天做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，天天上課，天天講解。這樣你只要選十個、八個老師就行，組成這個小組來擔任，向全民教導倫理道德，教人怎麼做人。課程完全選擇聖賢人的教誨，我們今天說之為宗教教育。印尼有佛教、有儒教，他們叫孔教，好！可以用儒家的東西，佛家的東西，《古蘭經》，《新舊約》，從這裡面去取教材，選擇精華，針對現在社會的弊病。

今天社會，無論是以哪個宗教，就是以儒家來講，功德都沒有了。功德是正面的，現在我們看到全是反面的。家庭，你看看現在家庭做父母教兒女，從小就教他們競爭，「你在學校念書，一定要給我拿前三名」，提出這競爭。我們從前在學校念書，家長沒有這樣要求，我的父母對我的要求，年年能及格、能升級，就行了。不競爭，沒有競爭這個觀念，從小都學著忍讓。所以我念書，大概從來沒有拿過前十名，我是可以拿，沒有必要！我跟同學們說過，我的老師也非常喜歡我，聰明、有悟性。我考試決定是第一個繳卷，速度非常快，這我是在同學前面。我答題目，答完之後算一算夠六十分了，我就繳卷了，後面會做，不做了，去玩去，及格就行了。不是不能做，不想做，絕對沒有爭前幾名的念頭。我家裡的父母也

不管我，家裡頭只要年年升級就好了，成績單寄回去，沒有紅的字就行了。所以我跟同學們說過，我喜歡的科目分數就很高，喜歡學，不喜歡這個東西，敷衍敷衍就行，決定會及格。這都是與過去教育有關係。

中國傳統教育沒有教人競爭的。現在家庭教競爭，這個競爭，從小四、五歲上幼稚園他就有壓力，還有什麼？家長要兒女多才多藝，學的東西太多。我們在美國住的時間很長，你看家長要求小孩，要學跳舞、要學彈琴、要學體育，總要學好多項目，這叫課外的這些活動，都給小孩增加壓力。這些都是什麼？都競爭，學會什麼？比賽，參加比賽，從小他頭腦裡頭就是競爭，競爭提升，到他將來，不要說到社會，大概到了初中、高中，升級了，從競爭慢慢升到鬥爭，將來踏進社會，從鬥爭就晉升到戰爭，永遠生活在爭的世界裡頭，這怎麼得了！這是科學技術發展，社會變成了畸形。正常社會裡面都說禮讓、互助，德行修養稍為高一點的人都知道損己利人，不是損人利己，現在一般講的話，犧牲奉獻。自己再有能力，事業做得再好，收入再豐富，日常生活也是清茶淡飯，為什麼？最健康。收入有多餘的，多幫助一些苦難貧窮的人，這是中國人。

在中國歷史上典型的人物，范仲淹，我們印光大師最佩服的；蘇州人，他真正是儒佛都通。范仲淹是佛教徒，世出世間聖人的教誨，他都做到，他都落實了。他得到功名富貴，但是他遠離名聞利養，自己過很清淡的生活，周濟貧苦的人，辦義學，替國家培養人材，所做的這些慈善事業都不是為自己，為社會、為鄉里、為國家。印光大師那個時代，在民國初年，從宋朝到民國初年，八百年他的家道不衰，代代都出賢人。所以印祖說，在中國歷史上，除了孔子，孔家之外，范仲淹是第二家，祖宗積德積得厚！范仲淹先生以身作則，這都是我們應當要學的。今天我們念這一句經文，「常念

佛功德」，范仲淹先生當之無愧，常念、常行。

我們要想做佛弟子，要想學習佛功德，你一定要知道從《弟子規》下手。我介紹這幾門功課，《弟子規》，陳弘謀的童蒙遺規，《十善業道經》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道教的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這都不長；《太上感應篇》一千三百多個字，《陰騭文》只有七百多個字；《沙彌律儀》，這幾樣東西是我們的基本課程。如果不認真的學，這些在佛法講屬於行經，經典有教、理、行、果，這是屬於「行」，就是你要做到。不是講你念得很熟，你都能夠記得，這沒用處，你一定要落實在生活上，一定要落實在工作、在處事待人接物，你要做到。這像一個中國人，像一個接受聖賢教誨的人。即使在今天亂世，大家把聖賢教誨都拋棄掉了，你真能做到，你無論在哪個地方，肯定受人歡迎。人人看到你，好人，在這個社會裡頭難得，對你有信心。表裡一如！這是什麼？這都叫佛功德，自性本有的功德。

我們從這個基礎向上提升，提升到成就諸佛如來圓滿功德，這了不起。可是你要記住，如果你沒有這個基礎，我跟你講的這點東西，你沒有這個基礎，諸佛如來的圓滿功德，你連邊都沾不上，你要有這個基礎。諸佛如來圓滿的功德怎麼個修法？念佛。我們今天念佛堂不是天天念佛嗎？沒有辦法成就圓滿功德。為什麼？你底下沒有根，這句佛號你也不會念。人家念佛，你看古大德常講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」，那是一切諸佛圓滿功德就在這一句佛號裡頭，它相應。我們是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古大德講你喊破喉嚨也枉然，這不能不知道。

何以說念這六字洪名有這麼大的功德？梅光羲老居士在夏蓮居老居士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前面的序文，他那個序文寫得很長，裡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話說。隋唐的高僧大德，那個時候是佛教黃金時

代，日本、高麗（就是現在的韓國）都派許多留學生到中國來學，還有越南。這些中國、外國的高僧大德可能也是偶爾的機緣，一個動機，大家來探討釋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講的這麼多經。這麼多經典，哪一部經能夠代表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那就是找個第一。於是乎，幾乎這些高僧大德公認，能代表整個佛法的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所以《華嚴》稱為根本法輪，稱為經中之王，一切經稱為《華嚴》眷屬，《華嚴》稱為經中之王。《無量壽經》也是早期翻譯的，也是最早到中國來的。《華嚴經》最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《華嚴》才圓滿。所以這一句話讓人家馬上就想到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宗的根本經，那他們就做比較，比較到最後這是非常明顯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那就是《華嚴》到最後是歸《無量壽》。《無量壽》是《華嚴經》的總結，這樣一來《無量壽經》就變成第一。《華嚴》是第一，《無量壽》是第一裡面的第一。

隋唐大德有一句話說得好：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只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導引而已。這個話說得好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這是我們佛法裡面著名的，叫一乘大經。佛法分大乘、小乘，菩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，這一乘。《法華》跟《華嚴》是一乘，一乘是佛乘，成佛的經，在大乘之上。古大德公認一乘經只有三部：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梵網經》。《梵網經》沒有完全到中國來，到中國來只是其中的一品，「菩薩心地品」。現在出家人受的菩薩戒，就是這一品裡面「菩薩戒品」。這樣把《無量壽經》真的是抬起來了，這不是一般人隨便說的，這也不是淨土宗祖師說的，是那個時代大家公認的。我們今天既了解這個事實，我們再深入去探索，現在夏蓮居的會集本，是僅存五種原譯本的集大成，真正是希有難逢，我們遇到了。

早年李老師在台中，把他自己宣講的經本；他自己這個經本他註解就註在經上，眉註，李老師講這個經是六十多歲，這個本子給我了。夏老這個本子將全經分為四十八品，他這部經會集的時候，從會集到定本，十年。十年當中經過很多次的刪改，最初會集的是三十七品，我想大概是用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品。最後在定本的時候，分為四十八品，應當是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相應。現在我們的本子四十八品，這四十八品哪一品最重要？我們再找，當然這是第六品最重要，第六品就是四十八願，所以四十八願這是淨宗的核心。這四十八願裡面，哪一願最重要？我們再找，這也是隋唐時代古大德都公認的，第十八願第一。第十八願是講的什麼？臨命終時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念佛！你想想看，這一句六字洪名的功德，真正不可思議。這就是把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，搞到最後歸到一句。

隋唐時候這些大德是回歸到一部經，哪一部經？從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歸宿把《無量壽經》找出來了。我們再深入再去找，《無量壽經》裡面把這個名號找出來了，名號功德不可思議。我們今天再回過頭來觀察你就很清楚，四十八願就是這六字洪名的註解，你才曉得名號功德。而整部的《無量壽經》就是四十八願的註解，你們想想對不對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那就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。這話不是我說，也是乾隆時代彭際清居士說的，他說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。換句話說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就是大本的《無量壽經》。他把這三個經看成一部經。《華嚴》細說，《無量壽經》略說，只有廣略之不同，其他沒有兩樣，一個說得詳細，一個說得簡單。

所以《華嚴經》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。這是在教學講經常常勸勉同學，你們學講《無量壽經》，要能把《無量壽經》講得精采，你一定要讀《華嚴》。為什麼？註解。你不讀《華嚴》，你《



《無量壽經》怎麼會講得好？《華嚴經》的修學，真的最簡單、最扼要的是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你要真正學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落實在修行上，《彌陀經》就是。我們這樣反反覆覆的找出來！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，就是現在的《大藏經》，全部的《大藏經》就是《華嚴經》的註解，這樣才顯示出那一句名號是尖端，總綱領、總原則。

《華嚴》是《大藏經》的綱領，《無量壽經》是《華嚴》的綱領，四十八願是《無量壽經》的綱領，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這個名號是四十八願的綱領。你這麼才把尖端找出來了。這樣搞清楚，你才曉得古人講「名號功德不可思議」。這話我們常聽，誰知道它有什麼功德？它怎麼不可思議？你說不出來，你也不懂。反正是聽到這麼一句話，也會說，真正裡面的意思不明瞭。實在講，自己半信半疑。你要把這個搞清楚了，那這一句佛號你會死心塌地念到底。知道什麼？念這一句佛號就是四十八願，念這一句佛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這一句佛號就是全部《華嚴經》，念這一句佛號就是全部《大藏經》；再一推廣，念這一句佛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在遍法界虛空界為一切眾生所講的一切經，這一句名號。功德怎麼能思？怎麼能議？你還能說得出來嗎？

所以世尊在無量壽會裡面，讚歎阿彌陀佛「光中極尊，佛中之王」，這個讚歎，你覺得恰當不恰當？有沒有過分？這是我們講到「常念佛功德」，你要不認識佛功德，什麼是佛功德，你從哪裡念起。《華嚴》裡面我們見到，「十地菩薩始終不離念佛」，你想想這一句話說的是什麼意思？十地菩薩，始是初地，終是等覺。始、終這十一個位次，十地加等覺，他們用什麼功夫？就是一句佛號。所以真正「常念佛功德」做到圓滿。『晝夜無暫斷』，無斷，暫時間斷、剎那間斷都沒有，法身菩薩才做到。這個我們不能不知道。

末後這一句勸導我們，『如是業應作』。經教不明，不知道什麼叫功德；經教不通，不曉得怎麼樣念佛功德，所以不聽經不行。經真的要常聽，要認真的聽，聽個一次、兩次，不行。為什麼？你的煩惱習氣沒轉過來。換句話說，有些時候煩惱起現行，疑障起來，你會退轉。現在這個時代，現在人的根機學佛，每天聽經念佛，當然最理想的是能有四個小時聽經，八個小時念佛，這是最理想的，真正專修。上午聽經兩個小時，念佛四個小時，下午聽經兩個小時，念佛四個小時。天天不間斷，三年一定有成就。現在時間到了。

諸位同學，我們接著看偈頌第五首：

【觀無邊三世。學彼佛功德。常無厭倦心。如是業應作。】

這一首偈，在第二句裡頭，『學彼佛功德』。第一句很重要，『觀無邊三世』，這是個前提，無邊是講空間，三世是講時間，無量無邊的空間跟無窮無盡的三世，那麼「彼佛」你就曉得，那不是一尊佛，這很明顯的告訴我們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。這一切諸佛要是廣義的來講，就包含了一切法身菩薩，你看這個境界多麼深多麼廣，他顯示的就是究竟圓滿的性德。大經裡面佛常講，自性具足無量智慧，無量德能，無量相好。你要常作如是觀，你要認真學習，終極的目標是要證得。

我們真的是無始劫以來就迷失了自性，迷得很深，迷的時間很長，所以現在遇到諸佛菩薩怎樣勸導我們，我們都沒辦法開悟。何以不能開悟？就是障礙不能放下，想不想放下？真想放下，偏偏就是放不下。從這些地方我們才能夠明瞭這業障是多麼深重。我想放下放不下，想離開離不開，業障深重從這個地方就顯示出來了。怎麼辦？慢慢來，不著急，決定要把它放下，決定要把它拋棄。用什麼方法？學！這個字的學問就大了。「學」這個字，它的本義是效

法，我們今天講學習、仿倣，效法誰？效法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。這個菩薩是法身菩薩，他們已經超越十法界了，不僅僅是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這是我們的榜樣，是我們的模範、典型，我們要向他們學習，現在人講要向他看齊，那你就對了，你的標準找對了。

你怎麼樣在這一生能成就？關鍵就在這個「學」字，你學習的心、學習的態度、學習的方法，這個重要。中國古老的諺語裡頭有所謂的「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學不了」，這個話我們要記住，不要認為我年歲大了，學東西的時間已經過去了。你把「好學」捨棄了，這太可惜了。在佛法裡面的學習，這後頭『常無厭倦心』，佛法修學，佛菩薩都知道，不是一生成就的，生生世世累劫修行，經上常講「三大阿僧祇劫」，三大阿僧祇劫是什麼？是法身菩薩。你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這一天起，三大阿僧祇劫成就圓滿的佛果。那是什麼？那就是斷最後四十一品無明要這麼長的時間。以前？以前沒有算進去，以前算進去是無量劫。這哪裡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！一生一世，你已經覺得年歲大了，不要再學了，你怎麼能有成就？

所以活到老學到老，這一句話是真理，我們要記住，要認真努力去幹。不但這一生，從真正懂事，我要學到老，一口氣沒斷，我的學習不間斷，給一般學人做個好榜樣，天天在學，學不厭，教不倦。孔子，中國人稱為聖人，他的大德就是給我們做了一個好學的榜樣，我們要知道。在《論語》裡面我們讀到，他老人家求學的一個心得說出來跟弟子們分享，他說「吾嘗終日不食」，就是我曾經一天不吃飯；「終夜不寢」，一夜不睡覺；「以思」，我在那裡想，不食不眠，一天一夜認真在思考。想什麼？想世間一切事，想來想去「無益」。最後他得來一個結論，「不如學也」。有了這一句，我們就知道，他想的是世間各行各業，想什麼？我們要選擇哪一行，我們要從事哪一個行業，想來想去都不是真實的，沒有真實的

利益。真實的利益是什麼？學。學什麼？學古人、學聖人，現在我們講古人、聖人，沒有人懂這個意思。我們換句話說，學做一個明白人。

宇宙之間一切事實真相，在佛法裡面講，性（體性）、現相、理、事、因、果，大概這六個字，把整個宇宙一切萬法都包括盡了，任何一法總出不了這六個字，你統統清楚，你統統明白，你做一個明白人。明白人，古時候稱為聖人，稱為神人、神聖，神聖就是對於宇宙人生事實真相通達明瞭。孔老夫子一生在學，他通達明瞭，所以我們稱他為聖人。這是夫子自己說的，最後的結論，不如學也。

古德又說「學」所以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、智慧。「教」能成就別人，教學，我們佛法裡面講「自行化他」，這裡頭最樂。所以，《論語》開宗明義第一句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。這一句話怎麼講？我把我所學的，都在日常生活當中落實了，習就是落實在生活當中，你學了如果跟我們的生活脫節了，你學的東西沒有用，所學非所用。你學的東西要用得上，你真正能享受得到，那這個就有用。就是我們講的實學，是實實在在的學問，學了有管用。用在日常生活，用在治家，用在工作辦事，用在處事待人接物，用在治國平天下，他學了管用。決不是學一些沒用的東西，所學非所用，聰明人決定不幹，為什麼？浪費時間、浪費精力，學了沒用。

儒、釋、道這三教或者稱三家，都是講實學，不是談玄說妙。談玄說妙不切實際，那不是大乘佛法。夫子說「不亦說乎」，那是真的心得，你所學的統統都用在生活上，你真正得到了幸福美滿。從前方東美先生把佛法介紹給我說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那個最高的享受，豈不就是夫子所講的不亦說乎。不亦說乎就是，

那不是很快樂的事情嗎？佛法裡面講「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」。你的喜悅從哪來的？喜悅是你所明瞭的東西落實在生活上，所學跟實際生活融成一體，這裡頭其樂無窮。

「說」，這種喜樂是從內心裡面生的，跟樂不一樣。樂是外面境界刺激的，這是沒有外頭境界，從內心生的，悅。外面的？外面是樂，「有朋至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，朋友，這些朋友是什麼？學生。你的德行學問成就了，有很多年輕人來向你請教，來跟你學習，朋友。朋是同學，老師是非常謙虛，決定不敢以「師」自稱，愈是德行高的、學問深的，愈謙虛，我怎麼能做你的老師？我們同學，歡迎你來一起學習。

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李老師就是這麼謙虛。我們對他尊敬，真的是以他為老師，而他把我們看作同學，非常謙虛。跟我講：你到我這裡來，我只能教你五年。這樣的謙虛！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。教我跟誰學？教我跟他老師學，他的老師是印光大師，給我講過幾次，以印光大師為老師。印光大師不在了，《文鈔》在，他把印光法師的《文鈔》送給我，那個時候只有兩集，就是正編跟續編，一共四冊，我還記得瑞成書局出版的。他把這套書送給我，要我好好的去讀，認真學習，依印光大師為老師。你看看人家的德行，一生決不以老師的身分自居，他是真正好老師，不以老師身分自居。實在講，這些都是教我們後學，不至於起貢高我慢，不敢瞧不起人，現在學了一點點，就自以為了不起，目空一切，錯了，這樣的心態，沒有不墮落的。所以好老師不僅是言教，身教。身教比言教還要重要，做榜樣給你看。

他老人家謙虛，只教我五年，五年之後我去找他，我說：老師，你教我的這些原則，我都遵守，守了五年，我覺得還不夠，我還要守五年。他笑笑，點點頭說：好。為什麼？五年的根沒有紮穩！

所以我遵守他的原則十年。什麼原則？專聽他老人家一個人講經，除他老人家之外，什麼人講經都不能聽，就聽他一個人的。原來他給我限定的時間是五年，那我看的东西，無論是佛經或者是看一般的書籍，一定要向他稟告，他點頭同意，我才可以看，他要不同意，我不能看，決定遵守他的指導、他的教誨。最後一條是，我以前所學的他統統不承認，一切跟他從頭學起，完全接受他的教誨。這是什麼？這就是古人所講的師承。我還沾一點師承的邊，大概從我以後，再也不可能有這種學生了。你到哪裡找一個學生對老師百分之百的服從。

古時候的師承，標準就是五年，五年這根紮穩了，你可以出師。出師就是什麼？什麼人東西都可以聽，什麼書都可以看，你有能力辨別真妄、邪正、是非，你有這個能力，老師開放。為什麼前面五年要這麼嚴格約束你？你沒有這個能力，你聽到別人的話，會跟別人跑；你看到別人的書，你心會動搖。你沒有定力，你沒有智慧，你沒有能力辨別真假、沒有能力辨別是非、沒有能力辨別善惡，一學多了，亂了，一亂了之後，沒有辦法教，你已經亂掉了。所以真正善知識遇到一個好的學生，真肯教的時候，他全心全力教你，你傳道！傳道要什麼人？要一張白紙。就跟人家畫畫一樣、寫字一樣，他的作品能出來。如果你這張紙是一張很骯髒的紙，被人家塗了一塌糊塗的，再好的作品你都寫不出來。

我跟他學的時候很幸運，我的佛法前面只有一個老師，章嘉大師。章嘉大師，我們李老師對他很佩服，在所有出家人當中，他對章嘉大師最尊敬。他說他的境界我們是凡夫不知道，但是至少他得到清涼自在。這是李老師的觀察。他心是清淨的，言語很少，威儀具足，我們前面講「常念佛功德」，一切威儀當中，他行住坐臥四威儀，從小養成的。一切時一切處，真的我們佛經裡講的，龍象。

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這兩句話我從章嘉大師身上看到的。一切時一切處，無論他行走、站在那裡、坐在那裡，都像在定中一樣，叫人肅然起敬。我們坐在那裡身會亂動，他從來不動，坐在那裡一個小時就是一個小時，兩個小時就是兩個小時，他不動！從小訓練的。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」，受過嚴格的訓練。這些活佛，從前的活佛，現在的活佛我就不知道，恐怕比不上上一代。上一代活佛是從小選靈童，選出來之後就受嚴格的訓練，所以他受到人尊敬。章嘉是國師，我知道在清朝，過去幾世的章嘉大師都是帝王的老師，那威儀要不重不行。

所以「學」這是比什麼都重要。學要有緣分，師生是緣，不能強求，學生找一個老師也是緣分，宿世的緣分，不能強求。老師要找到一個真正能傳道的學生，也是緣分，諺語常講的「可遇不可求」。遇到什麼？年輕人、學生真正想學，真正肯學，具足學的條件，這相當不容易。今天具足學習的條件，學習的條件是什麼？一個是悟性，一個是記性；記性好，你能記得住，悟性好，一說你就通了，這是你學基本的兩個條件。有這兩個條件，那學習的態度，你對老師要尊重，對老師一定服從，百分之百服從，老師教你怎麼做，你要真正做到。你有悟性、有記性，你對老師不尊重，不能百分之百的服從，老師對你無可奈何，沒法子。想傳給你，無緣，沒有緣分。難！真正難。

所以你想想這幾個條件，對老師百分之百的服從，尊師重道，自己具足了悟性跟記性，很難找到這種人。一個好老師一生當中，難得遇到一個、兩個，不是他不肯傳，找不到，真想傳。我們中國古人常講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這個話很有道理，你自己這一生有再大的成就，再殊勝的成就，如果後繼無人，你的成就等於零，你要有人接棒，要有傳人。那麼教學的就是要有學生，要有傳人

，你沒有傳人，到你這一代就完了。你自己教得怎麼好，修得怎麼好，你死了就完了。這是什麼？這對不起老師，對不起父母，對不起自己。但是這個傳人可真的不容易，歷代真正好的善知識，一生遇不到傳人大有人在。這怎麼辦？有一個不得已補救的方法，著書，眼前我這一生找不到傳人了，也許後來有傳人，用這個方法傳到後代。

譬如李老師介紹我，以印光大師為師。印光大師已經往生了，我們到哪裡去找他？我們跟他書本上去學，對他書本的尊重就跟對老師一樣的尊重，百分之百的依從，沒有懷疑、沒有猶豫，書上怎麼講我就怎麼做。這個裡頭要有領悟，領悟就是什麼？做的時候是活活潑潑的，懂得他的意思，懂得在什麼狀況之下怎樣權變，善巧方便，不是死在句下。死在句下那就糟了，在事上行的時候很多地方行不通。通權達變，靈活運用，這對了！所以這要有悟性，沒有悟性，他學的東西學死了。學死了之後，李老師常講念書就變成書呆子，他記得很好，他講得很好，他不能用，遇到事情他不會辦事，不知道通權達變，就沒有悟性。所以這三個條件統統都具足，很不容易找到。

學古人，古時候就有例子。在中國史書上記載的，有明文記載的，第一個向古人學習的是孟子，學成功的。孟子學孔子，以孔子為老師，但是那時候孔子已經過世了。他是非常仰慕孔子，讀孔子的書，真的是讀一家之言，依一個老師；他不會學得很雜，不會學得很多，一家之言。遇到有疑難之處，就向孔子的學生請教，因為孟子跟孔子距離時間不太遠，所以孔子的學生跟他的年齡都差不多，比他大一點，大概是大個十幾歲、二十歲的樣子，向孔子學生請教，非常虛心。學孔子，他學成功了，學像了。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稱孔子為至聖，稱孟子為亞聖，他就是什麼？就是這三個條件。記



性、悟性、學習的態度認真，超過孔子的學生，連孔子當年在世所教的學生，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孟子，孟子變成亞聖。他老人家開這個例子，這個例子以後稱為私淑弟子，就是你私自跟他學。

到以後用這個方法成就的，在歷史上有名的人不少，最顯著的漢朝的司馬遷，做《史記》。他也是學古人，他學誰？學左丘明。我們知道左丘明跟孔子同時代的，做《左傳》。《春秋》是孔子做的，「傳」就是註解，他給《春秋》做註解。註解稱為傳，稱為傳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傳是可以永遠傳下去，他註的一點沒有錯。所註的就是孔子的意思，任何人不用懷疑，你就依照這個學，一直可以傳下去。後人做註解不敢用傳，用「疏」，你看我們許多經都是用疏。疏是什麼？是很謙虛、很客氣，「我所註解的未必正確，請你們大家指教」，有這個意思。傳，沒有，「我這個註解決定正確，你們不用懷疑，照學」，這一個字關鍵在此地。所以後人不敢用傳，用疏。現在人更謙虛了，用講義，都不敢用疏。這也都是很老實，所解的意思未必是古人的原意。

我們今天自己寫的東西不敢用疏，那個「講記」的話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批評，都可以指教，傳是不可以的。在佛法裡面有一個「論」，論跟儒家的傳的意思是一樣的，這裡面決定沒有客氣，也請你指教，沒有。論就是註解，這個註解絕對正確。凡是作「論」都不是凡夫，都是菩薩再來的；沒有證果的人不敢用這個字。菩薩用這個字，《大智度論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。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註的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彌勒菩薩註的，決定正確，跟佛說的一樣；絕對不許可你去什麼指教、討論，沒這個話的，跟佛經是一樣的。所以《左傳》列在十三經，五經裡頭、十三經裡頭都有，這是常識，我們不能不曉得。

所以司馬遷學左丘明，那這個時代相隔遠了，左丘明春秋時代

，司馬遷漢朝。所以司馬遷學《左傳》，學得很成功，也學得很像，學古人學成功了。唐宋八大家，唐宋的文豪八大家，第一個韓愈，韓愈也是學古人，學司馬遷，學《史記》，都成功了。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沒有不成功的。在我們佛門裡面，明朝時候蕩益大師，他是私淑蓮池大師。他那個時候學佛，發憤用功的時候，蓮池大師已經往生了，他對蓮池大師非常仰慕，專學蓮池大師，蓮池大師的私淑弟子，他也成功了，他也變成淨土宗的祖師。這就是古人有這個例子。

我們在這一生中，沒有這個緣分，找不到善知識，可是我們具足這三個條件，這三個條件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有記性，有悟性，真正能夠一門深入長時薰修。跟一個人，或者學一部經、一部論，一遍一遍的學，一定要有悟處，沒有悟處的時候決定不放下，這樣就對了。你的時間，你的精力、精神，專注在這一樣東西，人會開悟！凡是不能開悟的，他心是散亂的。你這個心是集中的，心集中，在佛法裡面就叫禪定，就叫三昧，定能開慧，他怎麼會不成就。現在人犯的過失在哪裡？在廣學多聞，他什麼都想學，什麼都想知道，結果學了一輩子，一樣也不行，一樣也不通，跟古人修學的態度不一樣。古人是專攻，《三字經》上講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現在人不專。

古人教學，在中國的教學至少是五千年的經驗，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，這經驗太寶貴了，你要是捨棄，自己來搞一套，你這一套東西能不能禁得起歷史的考驗，這就是個大問題。現在人，有人提倡讀經，是好事情，教小朋友，可是他用的方法，他不是古人的方法。他教小朋友一下手就廣學多聞，選了十幾樣、二十樣，讓小朋友一天讀一樣，這不能成功。我們很清楚、很明瞭，為什麼？他的心思都是散亂的，他的精神、意志、思想都不能集中，一天換一樣

我對於現在的教學有意見，這個意見不是現在，什麼時候？三、四十年之前，我跟李老師學經的時候，我有心得。我跟他，拜他做老師的時候，我沒有出家，我在家，我參加他的經學班。他的經學班裡面採取的教學方法，是私塾教學方法。雖然有二十多個學生，實際上他是教兩個人，這兩個學生是坐在他面前，面對面，其他的同學圍在周圍，等於是旁聽。輪流教，這兩個學生教了一部經，這一部經教完了，這兩個人等於說他的課程完了，第二個輪流過來。他學生的順序是跟老師時間的先後，先來的先教，後來的後教，我排在最後。

老師選的經都不長，但是教了你，你要上台去講，他在底下聽，我們的同學都是要去聽的；學習，大家在一塊學習，學講經。所以他老人家教的這些學生，我統統都聽，大概是什麼？兩個學生，一個學生講普通話，一個學生講閩南話，兩個人上台好像是翻譯，實際上是用同一個教材，就是同一個講義。這個講義是學生自己寫的，兩份完全一樣，上台的時候好像是翻譯，其實是講一樣的東西，這就是一組。講幾次？最少不能少過三次，最多不可以超過十次，一個星期出去講一次，真的叫現炒現賣。不是說我這部經講完，你才出去講，不是。今天講這一段，過兩天就上台去講，人家問你後面？後面我還沒學到。這個教法。講，完全是覆講，老師怎麼講的你要把它記下來，上台去跟老師一樣講法，可以漏掉，不能增加。同學們哪裡能記得？但是老師講得很慢，讓你去寫筆記，筆記就是你的講記，這樣學出來的。

我那時一看這個班，我說：沒問題，老師，我可以參加。他本來要我學講經，我害怕，恐怕不行，他說：來來，你看看我們上課。頭一堂課上完之後，我就跟老師講：行，這班我可以參加。我比

他們強多了，他們記不住，我能記住。所以加入那個班之後，我就變成所有同學的顧問，他們記不住都來問我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們就曉得他怎麼學的。所有聽講同學都寫筆記，都寫，你聽到多少寫多少，聽完之後，筆記全部交給這兩個學講經的同學，給他做參考，他去整理去寫講記。他把講記一定要在一天之內把它完成，完成之後要覆講。就是正式上台講一次，對內講給我們同學聽，我們同學批評，我們同學幫助他修正，這樣子，第二次他再正式上台。這樣搞出來的，學的是真辛苦，我看是很輕鬆、很簡單，這個沒有問題。所以學的人真的是被逼上台的。

這樣在二年當中訓練了二十多個人，二十多個人就講十幾部經，二個人學一部經。所以我在沒有出家之前，一年三個月，我就學了十三部經。我在旁邊聽，我一聽就會，雖然台中沒有機會給我練講，我到別的地方都會講，講的頭頭是道。所以我這旁聽生，學了十三部經。一出家，我就教佛學院，教佛學院，我就把旁聽學習的東西拿出來賣。一個學期才教一部經，佛學院三年畢業，才講六部經，我學十三部經，一半還用不到。我那個教學輕鬆愉快，所以多餘的時間，我就找地方去講經，學習講經這個要找。怎麼找法？信徒當中有喜歡聽經的，我到他家裡去講給他聽，他家裡的家人、親戚、朋友，多十幾個人，少五、六個人，我這樣開始講；這家這部經講完了，到那一家去接頭了，我在那一家去講另外一部經。總而言之，講的時候不能中斷。最初開始學講，一個星期不能少過兩次，慢慢的增加，不能少過三次，最好的時候一個星期能講五次。好學，要不厭，要不倦，「常無厭倦心」，你才能夠學得成功。

現在學就方便多了，現在有錄音機，老師講的可以完全錄下來。李老師講經不准用錄音機，你要帶著錄音機，「我不講了」，一定要將錄音機關掉，放在桌上他看到了，你裡面的帶子拿出來，他

才講。他是不許人錄音的，為什麼？錄音你學不到東西，你根本不想學，為什麼？我不注意聽沒有關係，我回家還可以再聽，就不行了。他就教你全神貫注聽他講，當時就要消化掉，這是他對於學生的要求。你沒有這個悟性的話，你寫筆記可以，不許可你用錄音，所以他老人家一生講經，沒有一套完整的錄音留下來，我們感覺得非常遺憾！筆記寫得最完整的是周家麟居士。我幾乎是沒有寫筆記，這是老師不准，因為我聽經，我坐的位子跟他就是面對面，我是坐第一個座位，這是他老人家指定的。所以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眼睛底下，不准寫筆記，要我真正記住，真正能夠消化，就是你能夠悟解，他知道我有這個能力。所以我講的東西很活潑，寫筆記就比較上呆板。

這是這一首偈子裡面的大意，我也舉了許多自己修學的經驗，提供大家做參考。清涼大師註解裡面「無餘修，常遍學故」。無餘是專，常遍是永恆，就是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這樣才能成就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